

甯古塔記略
吉林外記（一）



2636

甯古塔記略

吳振臣著

中華書局

南古塔記略

此據漸西村舍叢
刊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長白河清黑
謂江外紀曰
甯古塔吉林
衛城俗呼甯
古塔稱寶御
邊紀略曰甯
古塔城在在
登龍城北五
十二里康熙
五年移於甯
羅城西南八
里今梅勒章
京所居者新
城也甯城建
甯城廢人呼
爲舊街上
甯古塔四面
皆山虎兒哈
河繞其前公
衙門及梅勒
章京居在木

甯古塔記略

清 吳江振臣南榮著

我父漢槎公遭丁酉科場冤獄。遣戍甯古塔。以順治戊戌八月出塞。我母葛孺人日夕悲哭。必欲出塞省視。而以舅姑在堂。兩女稚弱。不敢顯言。我大父燕勤公微知之。以我父孤羈天末。既無贖罪之資。而又子身無可倚恃。我母既毅然肯行。哀而壯之。遂爲料理出塞計。以大姊許字吳郡俊三楊公長子。姑瞻。二姊就崑山李氏姨撫育。庚子冬。自吳江起行。遣家人吳御及沈華夫妻同送我母至甯古塔。辛丑二月初五日到戍所。甲辰十月十四日寅時生子。命名曰振臣。以大父庚辰甲科。而余甲辰生也。小字蘇還。取往還故里之意。且以蘇屬國相。況。字曰南榮。康熙己酉十二月二十九日生三妹。甲寅十月二十四日生四妹。甯古在大漠之東。過黃龍府七百里。與高麗之會甯府接壤。乃金阿骨打起兵之處。雖以塔名。實無塔。相傳昔有兄弟六個。各占一方。滿洲稱六爲甯古。個爲塔。其言甯古塔。猶華言六個也。有木城兩重。係國朝初年新遷。去舊城六十餘里。內城周二里許。只有東西南三門。其北因有將軍

城內。

衙署。故不設門。內城中惟容將軍護從及守門兵丁。餘悉居外。城周八里。共四門。南門臨江。漢人各居東西兩門之外。予家在東門外。有茅屋數椽。庭院寬曠。周圍皆木牆。沿街留一柴門。近窗牖處俱栽花木。餘地種瓜菜。家家如此。因無買處。必須自種。後因吳三桂造逆。調兵一空。令漢人俱徙入城中。予家因移住西門內。內有東西大街。人於此開店貿易。從此人煙稠密。貨物客商。絡繹不絕。居然有華夏風景。

予父惟館穀爲業。負笈者數人。諸同患難子弟。爲陳昭令、葉長民、孫毓宗、毓章、許丙午、沐中貞、田景園及呂氏昆季。予二歲時副都統因大將軍病發。令箭遣予父及錢德惟年伯立刻往烏喇地方。此時天寒地凍。雪深四尺。又無牛車帳房。賴孫許兩家協力相助。乃得起行。初六日黎明。登車。山草盡爲雪掩。艱苦萬狀。一車所載。不過三百斤。牛料人糧。重有百斤。人口復坐其上。除被褥之外。一物不能多帶。行至百里。人牛俱乏。又賴湖州錢方叔復借一牛車。沈華及吳御始免步行之苦。至第三日。將軍復命飛騎追回。倘再行兩日至烏雞林。雪深幾丈。人牛必皆凍死矣。

黑斤即赫哲
部。有雜髮黑
斤。有不雜髮

予五歲始就塾。讀毛詩。時遼東國人造反。又名老光到烏龍江。黑斤諸處搶貂皮。鋒甚銳。其國在大洋東。相去萬里。所產多羅絨。漆器最精。人皆深眼高鼻。綠睛紅髮。其猛如虎。善放鳥鎗。有

黑斤。

名西瓜炮者。其形如西瓜。量敵營之遠近。雖數里外。必到敵營始裂。遇者必死。滿洲人皆畏之。將軍上疏求救。即奉部檄。流入除旗下。及年逾六旬者。一概當役。選二百名服水性者。爲水軍。習水戰。又立三十二官莊。屯積糧草。令一到。將軍即遣人請紳袍到署。面諭云。養汝輩幾年。念汝輩俱有前程。差徭不以相累。今邊警出意外。上命急公。現有水營莊頭壯丁三件事。隨汝意自任一件。三日後具覆。是即我法中之情。時間令諸公。皆相向流涕。將軍亦爲淒然。將軍又云。惟認工可代。于是各認工。命父認太常寺衙門。此二月初三日事也。山陰祁奕喜。李兼汝。楊友聲。宜興陳衛。蘇州楊駿聲。同年伍謀公。皆當水手。以二月十一日往烏喇。二三年後。予家無力認工。選車國亦講和。復得部文。俱以紳袍例。優免往烏喇戍。亦得回甯古。惟官莊之苦。至今仍舊。每一莊共十人。一人爲莊頭。九人爲莊丁。非種田。即隨打圍燒炭。每人名下。責糧十二石。草三百束。豬肉一百斤。炭一百斤。石灰三百斤。蘆一百束。凡家中所有。悉爲官物。衙門有公費。皆取辦官莊。余留友陳昭令者。父鍾愛之。因在官莊。萬無出身之日。我父言于將軍。稱其精通滿漢文理。將軍即用爲官莊撥什庫。總三十二莊。後復兼管筆帖式事。辦事勤能。不數年。遂得實授八品筆帖式。後將軍調艾渾。隨行。又數年。陞山西太原府陽曲縣丞。蓋流人無選內地之事。都憑忽到。同流者。皆以晝錦相賀。昭令喜極轉生憂懼。

撥什庫。領催也。黑龍江外紀云。例以諭字者充補。

乃赴部問期。時熊賜履爲冢宰。以爲八品筆帖式。不宜選縣丞。當得彼處驛站章京。卽留憲不發。于是昭令叩頭固請。終不可得。大概久沈淵底。無升天之望。其可悲悼如此。予七歲。鎮守巴將軍聘吾父爲書記。兼課其二子。長名額生。次名尹生。余及岡山烏打哈隨學。巴公長子。書則讀書。晚則騎射。各攜自製小箭一十二枝。每人各出二枝。如聚五人。共箭十枝。暨于一簇。遠三十步。依次而射。射中者得箭。每以此爲戲。

予曾於六月中。簷下遶一蛇。長三四尺。以小刀斷爲三四。頃刻卽連。又斷四五。復卽如舊。行更速。再斷之。每段用木夾。擲牆外。有懸於樹上者。始不能連。後有識者云。此卽續弦膏。弓弦斷處。以此膏續之。膠固異常。雖用之積久。他處斷而接處不斷。乃無價寶也。甚爲惜之。

予十四歲。我父爲聘葉氏諱之馨。字明德之女。葉公祖籍四川重慶府之巴縣。甲午解元。任雲南大理府理刑。與吳三桂忤。流竄甯古。在徙所爲鎮府推重。婦兄名愷。字長民。癸亥奉赦。長民送兩大人骸骨歸蜀。復入籍奉天。有子四。長名珍文。丙子北闈。次名珪文。太學生。三名璽文。奉天府學生。四名濬文。此係患難親戚。兒輩不可忘也。

當我父初到時。其地苦寒。自春初至三月。終日夜大風如雷。鳴電激塵埃蔽天。咫尺皆迷。七月中有白鵝飛下。便不能復飛起。不數日卽有濃霜。八月中卽下大雪。九月中河盡凍。十月

北齊人劉徐
陸帶熱來同

此善論

北方無楓此
未識

地裂盈尺。雪纔到地。卽成堅冰。雖向日照。灼不消。初至者必三襲裘。久居則重裘可禦寒矣。至三月終凍始解。草木尙未萌芽。近來漢官到後。日向和暖。大異舊時。滿洲人云。此暖是蠻子帶來。可見天意垂憫流人。回此陽和也。

南門臨鴨綠江。江發源自長白山。西門外三里許。有石壁臨江。長十五里。高數千仞。名雞林。哈答古木蒼松。橫生倒插。白梨紅杏。參差掩映。端午左右。石崖下芍藥徧開。至秋深。楓葉萬樹。紅映滿江。江中有魚極鮮肥而多。有形似縮項鱸。滿名發祿。滿洲人喜食之。夏間最多。予少時喜釣。每于晡夕持竿垂釣。頃刻便得數尾而歸。又有一種生于江邊淺水處。石子下者。上半身似蟹。下截似蝦。長二三寸。亦鮮美可食。名哈什馬。今上祭太廟。必用此物。亦有鱈魚。他如青魚。鯉魚。鱖魚。鯽魚。其最多者也。有僧名靜今者。亦江左人。因事戍此。建一觀音閣于崖下。夏秋時遊客騷人多遊焉。冬則河水盡凍。厚四五尺。夜間鑿一隙如井。以火照之。魚輒聚其下。以鐵叉叉之。必得大魚。

上常于冬至前後遣人取魚。亦以此法。因甯古魚之肥美。實異於他處耳。

石壁之上。別有一朗崗。卽甯古鎮城進京大路。一百里至沙嶺。第一站有金之上京城臨馬耳河。宮殿基址尙存。殿前有巨石臺。有八角井。有國學碑。僅存天會紀元數字。餘皆剝蝕不

可辨識。禁城外有蓮花石塔。微向東。塔之北有石佛高二丈許。又有荷花池。長數里。東門外三里有林名覺羅。卽我朝發祥地也。自東而北而西。沿城俱平原曠野。榛林玫瑰。一望無際。五月間玫瑰始開。香聞數里。予家采爲玫瑰糖。土人奇而珍之。有果名衣而哈目克。形似小楊梅而無核。味絕佳。草本紅藤。生雜草中。又有果名烏綠棠。似橄欖。綠皮小核。味甘而鮮。又有果名歐栗子。似櫻桃。味甘而酸。俱木本小樹。而梨子雖小。味極美。梨與葡萄。倣色味俱精。此二種內地所無者也。山查大而紅。亦爲糕。予家常食。榛子腐。松子糕。不覺其珍也。產人參。爾時多賤。竟如吾鄉之桃李。草本方梗。對節生葉。葉似秋海棠。六七月開小白花。八月結子。似天竹子。生于深山草叢中。較他草高尺許。土性鬆。攬數尺不見泥。若朽爛樹葉。以八九月間者爲最佳。生者色白。蒸熟輒帶紅色。紅而明亮者。其精神足爲第一等。今之醫家俱以白色者爲貴。名爲京參。又謂其土不同。故有此二種。大謬。凡掘參之人。一日所得。至晚便蒸。次早曬于日中。曬乾後。有大有小。有紅有白。並非以地之不同。總因精神之足與不足也。故土人貴紅而賤白。蒸參之水。復以參梗葉同煎收膏。膏味亦與參味同。人參子煎湯。難產者服之卽生。但參在本地服之不能見效。予父初到甯古時。以參半斤煎服。反瀉半日。不可解曉也。產黃精。桔梗。五味子。及雞腿麻菇。木耳。真經菜。蕨菜。極多而肥。

呼兒喀，即虎兒哈部，非牙哈，即費雅喀。烏精，即窩集老林也。

東山名商陽哈答，極高峻，在對江，石壁插于江中，水極深，魚極多。此山最深遠，向出參貂，今則取盡矣。惟松樹極多，松子采之不盡。再東三百里，名衣朗哈喇，今設土城，有官守。與金時五國城相近，略存其形而已。又東北五六百里，爲呼兒喀，又六百里，爲黑斤，又六百里，爲非牙哈。總名烏稽韃子，又名魚皮韃子。因其衣魚皮，食魚肉爲生，故名。其人不知歲月，不知生辰，死以片繇裹尸下棺，以木架插于野，置棺于架上，俟棺木將朽，乃入土。其地不產五穀，出魚及貂皮、元狐、黃狐、海驪、黃鼠、灰鼠、水獺，近混同江，江中出石磐，相傳松脂入水，千年所化，有紋理如木質，紺碧色，堅過于鐵。土人用以礪刀，名爲昂威赫，即古肅慎氏所貢楛矢石磐是也。予父攜歸，示諸親友。王阮亭載之池北偶談中。水中產五色石如瑪瑙，用以取火絕佳。每歲五月間，此三處人乘查哈船，江行至甯古南關外，泊船進貂，將軍設宴，并出戶部頒賜進貂人袍帽靴鞵，挺帶汗巾扇子等物，各一捆賜之。每人名下擇貂皮一張，元狐全黑者不可多得，一歲不過數張，亦必須進上。餘聽彼貨易，所賜之扇不知用。漢人以零星物件易之。其人最喜大紅盤金蟒袍，又各色錦片粧緞。其所衣魚皮極軟熟，可染喜五色糯米珠并銅鏡，響鈴縫於衣旁，行動有聲。彼此稱呼曰安答。黑斤人留髮梳髻，耳垂大環四五對，鼻穿小銀環，所產貂皮爲第一。富者多以鷗翅蓋屋，貂皮爲帳，爲裘。元狐爲帳，狐貉爲被褥，非牙哈

黑語江外紀
云滿洲有佛
伊徹之分國
語舊曰佛新
曰伊徹而
爲伊齊一氣
其初名皆林
達也。

亦留髮。男婦不著褲。耳垂大環。鼻穿小環。所產貂皮略次。以樺皮爲船。止容一人。用兩頭繫。如出海捕魚。則負至海邊。置水中。遇風使歸。呼兒略則刺頭。男人帶環者少。所產貂鼠爲次。惟黃狐黃鼠魚肉乾頗佳。此三處俱無官長約束。爲人愚而有信義。有與店家賒綢緞鮮服者。店主擇黑貂一張爲棧。約來年照樣還。若干。至次年必照樣還。清。有他故亦必託人寄到。相去千里。又非舊識。而不爽約如此。又勇不畏死。一人便能殺虎。今上愛其勇。賜以官爵。時以減等流徙者。賜之爲奴。如是者數年。令從呼兒略。遷至甯古。又遷至奉天。又二年則令入都。今名衣扯滿洲者。卽此也。滿洲語謂新爲衣扯。猶云新滿洲也。滿書譯爲衣扯。曰義氣者。漢晉之訛也。賜以官爵。亦不知貴。將軍嘗謂有爵者曰。今已有官。須學禮儀。一體上衙門。次日有官者。約同齊到。有戴笠者。有負又袋者。有跣足者。見者無不大笑。將軍命坐。卽以又袋墊地而坐。雖衣大紅緋袍。其又袋仍負於背。不稍去。以便於買物也。後命進京。有不願者。聽歸本土。一日數百家聚於郊外。送別。哭聲震天。男婦相抱親臉。唧唧有聲。以此作別。近于都中見之。大非昔比。禮貌言談。亦幾與滿漢無異矣。

北山離城十里。重巖疊嶂。古樹叢密。城內人家俱于此樵采。城之西北十餘里。名額富里。又六十里。卽舊城。臨河。河內多蚌蛤。出東珠極多。重有二三錢者。有粉紅色。有天青色。有白色。

非奉旨不許人取。禁之極嚴。有兒童落于河。得一蚌。剖之。有大珠徑寸。藏之歸。是夕風雨大作。龍繞其廬。舒爪入牖。攫取其珠而去。風雨頓止。西則一朗岡。木丹沙嶺。村莊頗多。江之南有索兒河溪。噴什哈必兒汀。此處水極深。上有崇崖。插天。其地背陰。日光不到。雖亭午亦不甚明爽。然一至夜。轉有光照石壁。石壁皆紅。土人甚異之。忽一日。漁人捕一青魚。大盈車。載以入城。江右徐定生。以青布一疋。易之。先取魚首。煮之。既熟。剖得紅色珠。大如彈丸。紅光猶寸許。鬻之得百金。後聞講至京師。復爲某王所得。償以二千金。此後石崑昏黑無光矣。江中往來俱用獨木船。名威呼。凡各村莊。滿洲居者多。漢人居者少。凡出門不齎路費。經過之處。隨意止宿。人馬俱供給。少陵所謂馬有青藜客有粟也。如兩人遠出。年幼者服事年長者。三人同行。則最幼者服事其稍長者。亦公然坐而不動。等輩彼此稱呼曰阿哥。有呼名者。稱年高者曰馬發。朋友曰姑促。父曰阿馬。母曰葛娘。大伯曰昂邦阿馬。叔曰葛克赤。子曰濟。女曰又而漢濟。甥曰濟顏。即哈。夫曰畏根。妻曰又而漢。男人曰哈哈。女人曰赫赫。兄曰阿烘。弟曰多。嫂曰阿什。姊曰格格。妹曰那。小廝曰哈哈。朱子。丫頭曰又而漢。朱子。好曰山音。不好曰曷。黑。吃飯曰不打者夫。吃肉曰烟立者夫。吃酒曰奴勒惡米。吃燒酒曰阿而吃惡米。讀書曰必帖。黑呼辣米。射箭曰喀。不他米。書曰必帖。黑。筆曰非口。墨曰百黑。紙曰花傷。硯曰祝注。金曰

柳邊記略云。
甯古三樣寶。
人獲貂皮烏
臘草。

愛星。銀曰蒙吾。錢曰濟哈。水曰日克。木曰木。土曰蟹烘。火曰托。炭曰牙哈。有曰畢。無曰阿庫。是曰音啫。不是曰洼喀。富曰拜央。窮曰呀打。人曰亞馬。坐曰突。立曰衣立。行曰弗立米。走曰鴉波。睡曰得多蜜。去曰根啞蜜。來曰朱。娶曰該蜜。不要曰該辣庫。小曰阿即格。大曰昂邦。買曰烏打蜜。賣曰溫嗟蜜。兩曰央。錢曰即喀。一曰葛朮。二曰朱。三曰衣朗。四曰對音。五曰孫查。六曰佞我。七曰那打。八曰甲工。九曰烏永。十曰壯。百曰貪吾。千曰銘牙。萬曰土墨。貂皮曰色克。人參曰惡。而訶打。流人間有逃歸者。人遇之亦不告。有追及者。諱云白返。亦不之罪。大率信義爲重。路不拾遺。頗有古風。今則不能矣。最善于描蹤。人畜經過。視草地便知。能描至數十里。但一經雨便失之矣。有草名烏臘草。出近水處。細長溫軟。用以絮皮鞋內。雖行冰雪中。足不知冷。皮鞋名烏臘。土諺云。甯古三樣寶。指人參。貂皮。烏臘也。所產之物。俱異于他處。香瓜極香甜。夏日盡飽。無破腹之患。冬日食油膩及飲冷水亦然。所以各處流客。無不服水土者。我父素羸弱。到彼精神充足。其水人稱爲人參水。地極肥饒。五穀俱生。惟無稻米。四月初播種。八月內俱收穫矣。農隙俱入山采樵。以牛車載歸。足來歲終年之用。乃止。雪深冰凍。則不用車。因冰滑。故用扒犁。似車而無輪。仍駕牛。在冰地上行。速而且穩。暇則采松子。并取火絨。絨生於木癭中。取之可盈匊。微黃色。可以引火。其臭頗香。或開窰燒炭。或伐大樹作器用。

畢福江外紀
云白土和而
淺壁稱細泥。
惟齊齊哈爾
有之。

無瓦器。其盞碟盆盎澡盆之屬。俱以獨木爲之。油用蘇子油。似吾鄉之紫蘇子也。亦有麻油。稍貴。無燭。點棧燈。其製以麻梗爲本。蘇子油渣及小米糠拌勻粘麻梗上。曬乾。長三四尺。橫插木架上。風吹不息。不知養蜜蜂。有采松子者。或采樵者於枯樹中得蜂窩。其蜜無數。漢人教以煎熬之法。始有蜜有蠟。遇喜慶事。漢人自爲蠟燭。滿洲人亦效之。然無賣者。大小人家。做黃蘗湯。每飲用調羹不用箸。調羹曰差非。又曰匙子。吃碗菜乃用箸。箸曰又不哈。碗曰麼樂。出門者腰帶必繫小刀。匙子。袋。火鏈。袋。手帕等物。小刀曰呼什。火鏈曰鴉他庫。袋曰法拖。手帕曰封粘。

鹽取給於高麗之會甯府。離此七百里。衣冠皆古制。以江爲界。甯古界雲樹參天。高麗界白沙漫草。相望里許。無故禁往來。每於十月奉命到彼置鹽。并貨易牛馬紙筆扇鐵稻米等項。稻米至甯古。每升須銀二三錢。惟宴客用之。甯古西南地名紅旗街。與高麗接壤。頗近海。今亦設官府。此處出海參爲第一等。

房屋大小不等。木料極大。只一進或三間五間。或有兩廂。俱用草蓋。草名蓋房草。極長細。有白泥。泥牆極滑。可觀。牆厚幾尺。然冬間寒氣侵人。視之如霜。屋內南西北接繞三炕。炕上用蘆席。席上鋪大紅氈。炕闊六尺。每一面長二丈五六尺。夜則橫臥炕上。必並頭而臥。卽出外

亦然。櫺窗被褥之類，俱靠西北牆安放。有南窗西窗，門在南窗之旁，窗戶俱從外閉。恐夜間虎來，易於撞進。靠東壁間以板壁隔斷，有南北二炕。有南窗即爲內房矣。無杌杌，有炕桌，俱盤膝坐。客來俱坐南炕，內眷不避，無作揖打恭之禮。相見惟執手，送客垂手略曲腰。如久別乍晤，彼此相抱，復執手問安。如幼輩，兩手抱其腰。長者用手撫其背而已。婦女以右手撫其額，點頭爲拜。如跪而以手撫額，點頭爲行大禮。婦女輩相見，以執手爲親，拜亦偶耳。除夕幼輩必到長者家辭歲，叩首受而不答。等輩同叩。且城門必嚴列旌旗弓矢，以壯威武。家家必於半夜賀歲。如遲至午，便爲不恭矣。滿洲人家歌舞名曰莽式，有男莽式，女莽式。兩人相對而舞，旁人拍手而歌。每行於新歲或喜慶之時，上於太廟中用男莽式禮。凡大小人家，門前立木一根，以此爲神。逢喜慶疾病則還願，擇大豬不與人爭價，宰割列於其下。請善誦者，名叉馬，向之念誦。家主跪拜畢，用零星肥肉懸於木竿頭，將豬肉頭足肝腸收拾極淨，大腸以血灌滿，一鍋煮熟，請親友列炕上。炕上不用桌，鋪設油單，一人一盤，自用小刀片食，不留餘。不送人。如因病還願，病不能愈，即將此木擲於郊外，以其不靈也。後再逢喜慶疾病，則另拈一木，有跳神禮。每於春秋二時行之。半月前釀米兒酒，如吾鄉之酒釀，味極甜，磨粉做糕。糕有幾種，皆略用油煎，必極其潔淨。豬羊雞鵝畢具，以當家婦爲主，衣服外繫裙，裙上周

圍繫長緘給百數。手執紙鼓敲之。其聲鏗鏗然。口誦滿語。腰搖鈴響。以鼓接應。旁更有大皮鼓數面。隨之敲和。必西向。西炕上設炕桌。羅列食物。上以線橫牽。線上挂五色綢條。似乎祖先依其上也。自早至暮。日跳三次。凡滿漢相識及婦女。必盡相邀。三日而止。以祭餘相餽遺。清明掃墓。富貴騎馬乘車。貧賤者將祭品羅列炕桌上。女人戴於頭上而行。雖行數里。不用手扶。而自不傾側。卽平日米糧箱籠俱以頭戴。

有疾病。用草一把懸於大門。名曰忌門。雖親友探望。只立於門外問安而去。

遇婚喪喜慶等事。無絨帖。無鼓樂。無男女債相。訂婚時。父率子同媒往拜婦之父母。次日女之父亦同媒答拜。行聘名曰下茶。俱用高桌。如吾鄉之官桌上鋪紅氈。茶果綢緞布疋。仍用盤放桌上。多至數十桌。貧富不等。羊酒必需。嫁時裝奩如箱匣鏡臺被褥之類。亦置高桌上。兩人扛之。娶親用轎車。仍掛紅綠綢。婦入門只拜公姑。無交拜禮。如漢人請親戚扶新人行禮。滿洲人家喜筵宴。客飲至半酣時。婦女俱出敬酒。以大碗滿斟。跪於地奉勸。俟飲盡乃起。生子滿月下搖車。如吾鄉之搖籃。其製以篩板圈做兩頭。每頭兩孔。以長皮條穿孔內外。用彩畫并懸響鈴之類。內墊薄板。懸於梁上。離地三四尺。用帶縛定小兒。使不得動。哭則乳之。不已則搖之。口念巴不力。如吾鄉之念嘎啞啞也。喪事將入殮。其夕親友俱集。名曰守夜。終

夜不睡。喪家盛設相待。俟殮後方散。七七內必殮。火化而葬。棺蓋尖而無底。內墊麻骨。蘆柴之類。仍用被褥。以便下火。父母之喪。只一年而除。以不剃頭爲重。

春秋二季。將軍令兵丁於各門城上。晨夕兩時吹笛。聲聞數里。冬至令兵於各山野燒。名曰放荒。如此則來年草木更盛。又每歲端午後。派八旗撥什庫一人。率領兵丁幾名。將合甯古之馬。盡放於幾百里外。有水草處。馬尾上繫木牌。刻某人名。至七月中方歸。此時馬已極肥。俱到衙門內。各認木牌牽回。

四季常出獵打圍。有朝出暮歸者。有兩三日而歸者。謂之打小圍。秋間打野雞圍。仲冬打大圍。接八旗排陣而行。成圍時無令不得擅射。二十餘日乃歸。所得者虎豹豬熊獐狐鹿兔野雞鷓鴣等物。獵犬最猛。有能捉虎豹者。虎豹頗畏人。惟熊極猛。力能拔樹擲人。野雞最肥。油厚寸許。遼東野雞頗有名。然適不及矣。每一獵車載馬駝。不知其數。鷹第一等名。海東青能捉天鵝。一日能飛二千里。又有白鷹。蘆花鷹。俱極貴重。進上之物。餘則黃鷹兔。虎鷓子亦皆猛於他處。有鷓極大。而多。但用其翎毛爲箭。

每於三年後。將軍出示。無論滿漢。其未成丁者。俱到衙門比試。名曰比棍。以木二根。高如古尺五尺。上橫短木。立於將軍前。照冊點名。於木棍下走過。適如棍長者。卽註冊。披甲。派差食。